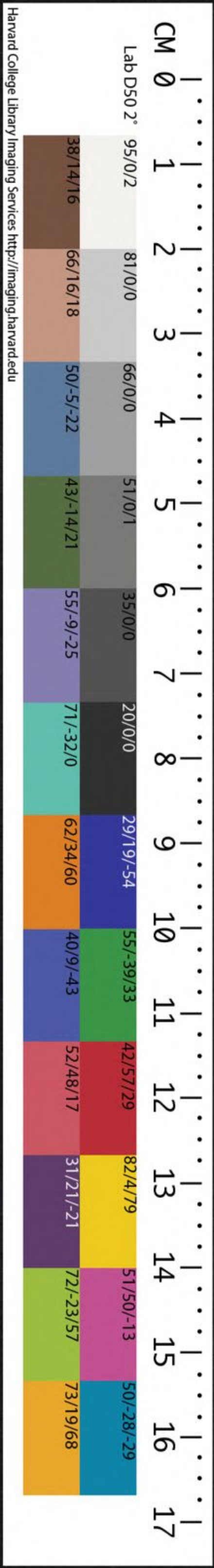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5 /4165.7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後漢書卷之五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實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周
玄孫章

曾孫憲

實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帝
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
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

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

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
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
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

少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
並云寧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

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

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

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

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

融拜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

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

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

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

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

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國

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漢邊郡皆置屬國

一旦緩急杜絕河津

是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

兄弟皆然之

融於是日往守萌

守猶求也

辭讓鉅鹿圖出河西

圖謀也

萌

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

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

輯和也

甚得其歡心河

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

前

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史苞

輔

决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

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

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前書曰成不同心戮力也戮并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

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

勤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

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

期張掖太守人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

人即解印綬去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

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庫鈞為

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

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

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

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

後匈奴懲又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

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

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

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

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

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

相得相... 軍國不相 知必無幸

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
項羽謂高祖曰願與

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
前書音義曰以

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
利合為從以威

勢相脅曰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

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陀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

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
慮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

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
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
謂河圖赤伏符曰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
劉秀發兵捕不道

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

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敷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
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

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
劉歆以哀帝建平

叔冀應符今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
元年改名秀字穎

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

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

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

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

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

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若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又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昔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

賜將軍便宜輒言曰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成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

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未

屬蒙恩為外戚里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

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

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緘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

主三分鼎足之權任蠶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

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

事奸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

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

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平

今涼州縣也會器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

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

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

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

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承事本朝後

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効融等

機與神速
逐得其力

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
 之間情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

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

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

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

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穀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

米也古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

夫負虛文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

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鼓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

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言危

也眾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

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洛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

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

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

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疾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

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

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

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

忠甚易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憂人大過

以德取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讐

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

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

史公五宗外戚世家

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

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

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

琅邪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也

雅曰男子謂姊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晉魏其一

言繼統以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

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

以得傳梁王

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長君竇太后凡也少君太后弟廣國

帝遂止矣

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謙君子不以富貴驕

人見修成淑德施及子孫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

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

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楊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

說文曰慈謹也慈或作懿

豈其德薄者所

能克堪置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

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而結構

以成其奸又京師百

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

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

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

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

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

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

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

因並河揚威武

並音蒲浪反

何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

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

培塿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

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

屬國侯王胤等

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

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

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

姑臧縣名屬武威郡

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晉
匈奴故蓋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被詔罷歸融恐

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

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

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

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

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

尾相資囂勢排連排連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

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

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

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

兵西域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

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

也儀注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二公交錯道中或皆使

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

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

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

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

後漢書 實融傳 十

豐今壽州縣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劉敞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遂以次封諸將帥武

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

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

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

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書

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

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

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

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

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

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

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

上曰。碑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

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
 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
 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
 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
 讓職還土日者猶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
 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
 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
 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

禁兵融復乞骸骨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

輒賜錢帛

太官致珍音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
 即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
 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
 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
 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一公大司

空也兩侯女豐顯親也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

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

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構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

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

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

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於

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

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

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

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

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而自高尚也

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

者秦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木

郡唯勲以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

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

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爲安

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勲子大

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

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

亦音彭八以投天際投會天遂蟬蛻王侯之尊說文曰蟬

蛻所解皮也言去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勢之

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

已者又何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

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善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

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

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原元元年襲父友封

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

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

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

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

志曰比二千石以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弁謁者僕射耿

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

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萬二千騎出酒

後漢書 竇融傳

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

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其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

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

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

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

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

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

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

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

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來苗

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

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

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

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世之節度固遂破白

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

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

之如父母也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

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

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
 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為
 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
 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
 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
 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
 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
 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

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噎塞也
陰音於禁反喝

音一介反或作
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大怒及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久念使
差也

人驚怖管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

察

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
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

切切猶
勤勤也

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耳

鳥子

生而啄
者曰雛

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

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

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

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

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故尊崇之以為太

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

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

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

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解反廣雅

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

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

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敞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

得謚殤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

豐親屬數往來京師因豐母元自誦長樂宮得幸太

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

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

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

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

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劉放曰注南

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黎陽雍營緣邊

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幽冀并州兵騎

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

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京州近羌及羌胡兵出

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

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

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

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摺陽塞

摺陽在五原郡摺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

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

私渠北鞬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

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

王柳靺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

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

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

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

也翼輔也天地登升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高

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

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

士爰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

熊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

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

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

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稱雲言多也

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兵法有八

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

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斬溫禺以鑿鼓

血尸逐以洙鍰

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鑿鍰刃也

然後

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

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

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四校四面之校

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

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上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

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

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

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茲所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楊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

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

兮截海外

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上裂裂海外有截

復其邈兮亘地界

復邈

皆遠也亘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碣

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碣也

協韻音其列反

熙帝載兮振萬世

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

憲乃班

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宣明

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

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

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

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

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

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

續漢志太尉長

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

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

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

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

悉除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

是時篤為

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

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

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郎侯景汝陽侯瓌夏陽

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待中

鄧豐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

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

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

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

贖罪不服
後朝党

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鄧暉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見得舉吏

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凌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強奪

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敞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賈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克滿

劉瓌

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

後漢書

賈憲傳

二十二

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瑘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

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

稟給也假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

徙封羅侯不得臣史人

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

初竇后

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

棠及兄雍

雍弟翟並梁疎子也

徙九真遠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

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貧強漢之眾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

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鞆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

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

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皆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帷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

房幃帷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

宮欲誅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

鳴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

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為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

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永

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

在今汴州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大

僕鄧康鄧珍之子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

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

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一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

為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

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

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

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

侍從也

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

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

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

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

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

楚辭曰惘惘欸欸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提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

孟孫明邊伐

非開西

叶韻音先

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

然知胡樂也

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

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後漢書卷之五十三

終

竇章傳

二七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兄子嚴

子防 族孫陵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

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渤海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克相善克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

故援再世

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

仲生

援三兄况余負

東觀記曰况字長平余字聖卿負字季主

並有才能

王莽時皆為二千石况河南太守余中壘援年十二

而孤少有大志諸兄竒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

師事潁川蒲昌况曰汝大才當

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史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畜牧也

曉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會况卒援

行服莽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

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土莽置司命官上囚有重罪援

哀而縱之遂亾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

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

刑賓木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

今是時貧為護苑使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囚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

皮絛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

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薦之於莽莽以

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援為新成大尹莽

漢中為及莽敗援兄負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

新成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率增山連率亦

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

馬援傳

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于

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

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

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

相善以為既至當

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

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

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各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閭謂之裸關之

東西謂之禪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

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

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

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

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

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偶人形

禮記曰謂

為偏者不仁鄭玄云偏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偏音勇

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言述志識褊狹

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

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

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家語曰君

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

簡易若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

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

失

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

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

事文辯前世無此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

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

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

器器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

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

之薦左右為容之助

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

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

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不

與人怨不能為人患

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

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

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懷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

宗妻曰盜憎主人

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

以上聞願聽請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

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

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

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

○二效曰案援文一當作支

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

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

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常懼海內切

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

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

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

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第仲舒

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

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

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

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

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

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

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徃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

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徃時子陽獨欲以王

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

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

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

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

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

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

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

乎萎腰與弱也萎音於瀉反腰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

少味矣

以食為論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

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

西征囂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

險阻計允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

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

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

一囂眾大潰

第一解見實融傳

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

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

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

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

餘頭守塞諸羌八十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

寇鈔拒浩亶隘

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詩曰鳧鷖在亶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閻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鋤牙援

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

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

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糞畜產

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

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

城多完牢易可依因其田土肥壤

無塊日壤灌溉流通如

令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

樂都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大

守東觀記曰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

餘口使各反舊邑奏為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字

日塢小障也一曰小城關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

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

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

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氏

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日道劉放曰注羌在山上

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

萬戶亾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寬信恩以待下劉放曰案此不成文理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

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

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

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良怖急者

馬援傳舍官舍也九

可牀下伏。

良甚也。

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

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

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

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

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

眉目容貌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

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

州原武縣西北

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

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

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宮反殺

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

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

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徵側者雋

泠縣雋將之女也嫁為朱焉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蘓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

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千餘城

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

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

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

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

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

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

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

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

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泠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封援

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醜酒勞饗車士醜

瀘也詩曰醜酒有莢毛萇注從容謂官屬曰吾從第

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

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御

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

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

鳶跼跼墮水中鳶鴟也跼跼墮貌也臥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

馬援傳

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行一兵一八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

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

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

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

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

交趾郡故城在今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為封

交州龍編縣東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援所過輒為郡縣治

漢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

餘事駁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

行馬將軍故事駱越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狴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

貴而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

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還上之因表曰夫行

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馬者

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

以濟遠近之難管有騏驥一印千里伯樂見之昭然

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

馬援傳十一

鳴

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

亦多此一疏

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

事子河受相馬骨法考之于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

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

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

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京名也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

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騎中帛氏口齒謝氏脣著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

為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輕而有力此馬

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則凸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腩欲

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腹也腹下欲平腩

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

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敞曰注牙欲去齒一

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

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

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

數百戶

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

與前書不同也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

後漢書

馬援傳

十三

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一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

行至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

壻為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友也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松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問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

夷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朗無作武在今辰州界馬援傳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

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

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

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

二千餘人皆散走人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

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充反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

嶮

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

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

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

帝初以為疑及軍

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

其喉咽

搃拊也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

蛇遶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山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
 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

結其褱毛萇注云褱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褱綏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之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

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

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

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

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

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

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

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非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接

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神農本草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

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南方薏苡實大援

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本單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

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

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

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橐葬而已。

裁僅也。與纒同。橐，草也。以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不歸舊塋時權葬於橐。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

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

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眾。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夫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

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于海島。高祖追橫，橫自

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憚

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

有不信之心，使還報耶。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

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

謂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

深淵入虎口，豈願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

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入不出，請狗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狗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

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
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

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

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

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規

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

於倒懸也人悅之猶解存幾亾之城幾音祈兵全師進因糧敵

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授反

克鉢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
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遂

斬滅徭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間復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

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士僵仆為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

曰龐共與魏大一質于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

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

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

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

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因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非有非不受投畀有吳

詩小雅巷伯篇畀與也吳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

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

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

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

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

布哭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以

視者捕之布使還秦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

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

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

援裁知書

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稟受也

朱勃未二

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

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過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曰肅宗下詔曰告平陵令

朱勃人故雲陽令朱勃

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士不傳

書陳狀不歸罪

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

無言不憚無德不報

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

長勿令遠請闕謝

名援兄子壻王磐子石 子石磐字也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

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貨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

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一尉陰興大司空朱

存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用氣

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

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

元名為天下重聞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

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耻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

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怒乃下郡縣收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

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宫也以椒房

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

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

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

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歧嶷

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

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

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儀虞卿並為客卿援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王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

言白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璿呂种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

易與而能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

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

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

元之明為見人之用於物理豈不通乎

馬援少時為郎東漢書

記曰廖少習易起

丁所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德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

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

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

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

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沓

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然而侈費

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長腰而國多餓人也

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

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攽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

後字蓋本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

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天之福莫尚於此陛下

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

衰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縹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遇

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織翠與席緣縹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

為儉並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封九三爻辭也

不終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云巽下震上鄭玄注

體兌兌為毀折後或有羞辱也誠令斯事一竟猶

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

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以當古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

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

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

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

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
 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
 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
 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
 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
事也謂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
死也之舅厚加賜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
 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
 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
 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

西保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

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
 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
 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
 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侯
 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

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
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

西南望曲谷

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

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

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

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

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

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

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今州縣名故城在

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

布橋迫急

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

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

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

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

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解見章帝紀

子鉅為

常從小侯

以小侯故得常從也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

禮記曰二十弱冠儀

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
 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
 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其始加
 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
 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放曰注士冠筮于廟
 門案文少
 一日字
 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

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

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

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
 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

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

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
 勿復請留之于京守司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

公送舅晉文公于渭慮而思憊過也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

後漢書 馬防傳 二十七

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

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

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

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

舊瑩詔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許之

生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

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

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

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明

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

七歲依姊塔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

嘗述失郡居市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

稽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

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

停孫舍大奴而好擊劍習騎射

東觀記曰嚴從其故

步護視之也

騎射○劉敞曰注其故門生案門

後乃自援從平原

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傳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

元受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

之大人長者任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第敦

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洪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

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

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

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累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

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

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

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

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

紀帝親御阿閣也阿曲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

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鱣音持亮反令勸學省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

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

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陟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

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

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

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

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

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

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也也見前書

罔養猶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章依違也

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誠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

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

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後漢書 馬嚴傳 三十

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申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

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

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

年八十二第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歲

謂固仇歆
鮪融留續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

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

劉徽九章算術曰
方田第一粟米第

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
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經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爲護

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猶恩

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

東觀記曰毅張
掖屬國都尉建初中

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與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

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

燒種徂年

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

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於長安事博士河生

江生曾人江翁也

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歎焉

後漢書卷五十四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工號魯詩宗見前書

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恬

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問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

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以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

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

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

令。密令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

之順。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

反。宓子賤為單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

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

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

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敵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

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

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

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

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後漢書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

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

吏人不歸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

旱，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

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太守不信，自出案行。

乃服焉。是時，茂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

一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八部一遷茂為

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

川勸課農桑人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

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顧問從至長安

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

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

般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

之間，表旌顯也。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卓茂傳

單復具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

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沅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

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

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

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齋

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郎

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
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
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

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怒也詩曰闕如虓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音

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總窮困也給足也日日倥

促事多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

也書曰斷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
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

欲雪齊耻以招賢

者得郭隗為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越關阻捐

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

校鄰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

乎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魯傾公為楚

所滅遷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

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

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

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

傳曰貨財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

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

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

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

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

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熹復舉恭直

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

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

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

志曰縣置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

掾史如郡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恭隨行阡陌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與恭訣曰所以

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監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

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

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

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

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

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

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

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章帝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頗

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收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魯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

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

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也肆放也言平坐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

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

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

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

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

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年雨

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劉敞曰誠

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以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

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

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為庶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俱

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公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

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

魯恭傳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

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

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

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

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

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購曰購其渠

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

青州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

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

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

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

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

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第不亦

後漢書 魯恭傳 九

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

農都尉炳

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

代梁鮪為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

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

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

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

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

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囚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

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

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

所連及即追捕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

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

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名音后古字通

經曰后以施

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

喻人君

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後漢書

魯恭傳

十

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

稼人飢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始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

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若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

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

誠圖曰大陵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

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

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

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

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

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

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

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

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

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

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微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

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

言十一月十

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

芟草

根也芟音該又音皆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

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

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音

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

一曰地人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

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

人統謂夏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

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

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

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
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

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

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

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

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

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

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

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交

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

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

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

餘人唯不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

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

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元和

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

時移住學宮學宮謂學舍也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

下丕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

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

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

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

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

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

皆備帷幄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

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

無負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

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

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

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
 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
 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
 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成若時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
 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無逸立
 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
 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
 板詩曰詢于芻蕘也

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

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

郎將再為三老三老解見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

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入遷和

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

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

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

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

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

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

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也論

語曰曾子曰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大將軍梁

犯而不校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疆曾孫

也也臻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

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

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

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

輿人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

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

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

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曰盥音管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

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志

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

取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海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

代長桓為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

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遂

鄉侯六百戶遂音錄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

劉寬傳 十七

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愨德滿誠也仁感比蟲愛及胎

童兒不寬霸臨政亦稱優綏

後漢書卷之五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伏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

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

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

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

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使督大姦遷後隊

後漢書 伏湛傳

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

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

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

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悉分

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

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

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

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王徵

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

野教授

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

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

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

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

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雅卜

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鈎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崇侯

伏伏傳

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

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

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

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

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

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

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

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拾近

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

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

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帝竟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萬

劫大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唯

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

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伏甚傳

三

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是

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往張步留湛

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

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造就國不其縣名屬瑯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

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昭德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

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曰濟濟多士臣詩竊見

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良哉尚書曰濟濟多士臣詩竊見

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

改河內為後隊謂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

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

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輝堂堂盛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髮鬢髮厲志白首不

衰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

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古者選擢諸侯

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

伏湛傳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
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柱石

之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

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

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

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

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

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

湛代一人之處○劉攽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入若言令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

注合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

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

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

賜秘器帝親吊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

卒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

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

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

子百家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

後漢書 伏湛傳 五

書數射御術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

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

上自黃帝下盡漢質

帝為八卷見行于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

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

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

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

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

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

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

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見聖

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佑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

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

以全趙之師土崩于邯鄲

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

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

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

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

已族矣。此諸軍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

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鰻魚。郭璞

注王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鰻魚。

音步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

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

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

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兗豫未決。兗音以隆曉譬曰：高

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

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

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

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

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

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辛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

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

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

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歛太中大夫護送

喪事詔告瑯邪作冢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

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

霸為太子舍人

漢宮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

霸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

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

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

王莽初五

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

上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

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亾命者多為

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

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

糾案

勢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

王莽改臨

淮郡為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郡始元

平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費遂齋璽書徵霸

百姓老弱相

以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
 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
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
 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

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
命皆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
 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
 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
 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
 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
 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

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千乘歐陽歆

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玉况

玉音肅

魏郡馮勤皆

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

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

侍中王莽時為共工

王莽政少府曰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

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

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

梁為大司空封桐邑侯

桐音洵

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

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

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

子幾音祈洽澆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澆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

引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
 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
 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
 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
 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劉歆曰案文當合

嘗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

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

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引曰

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

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

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嘗

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河南太守永建元年

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

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

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頓也統

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隳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

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烈因病退讓守約彌堅

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愍悼但其愴然詩不云乎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

長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

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

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得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授同郡韋著

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

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

穎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

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

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

者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

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

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餽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

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

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

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
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

而不用

繩墨論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

罪積日寃冤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

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

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

緝之情光武納之

緝叶也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

園梓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種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

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

以問主簿郭賀賀雖

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

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

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

三公服袞畫為龍龍

首袞袞然故言龍袞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

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

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五高行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體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黎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術也。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

後漢書

馮勤傳

十五

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

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

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願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

益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

令高楊楊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

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

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黃鉞一下無處所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

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

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

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讜見從容戒之曰朱

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

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

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贖祭不足以償

不貲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此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

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毋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

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

還勤謙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帝悼惜錢帛遂薨之使者吊祠賜東園祕器贈贈

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

平陽長公主終於太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

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

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

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敞曰家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

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

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

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徒遠相避也仇皆臥

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

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

石

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
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犢角如藟栗言小也禮記曰天藟栗豈能負重致遠乎

地之牲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

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

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

熹比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

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

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

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

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

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

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

裁容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

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

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

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
 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
 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東觀
 記曰
 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單車
 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况上許之
 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警呼城中大人示
 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
 降荊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
 為瑯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

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
 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其
 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
 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
 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等
 傳曰
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
 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

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
 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
 往遣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
 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保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
 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
 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
 思為久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
 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
 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
 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
 熹至此請從之令盡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

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
 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
 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
 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
 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宅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兩外肅然永平元
 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脩
 光
武十中山
 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及年代虞延行太尉
 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

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宿衛外幹宰
 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
 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帝疾病帝
 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
 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
 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秘器錢布贈越
 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
 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

大夏侯名勝
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

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
豐今徐州縣也

永平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

朝并上其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
字子廬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

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

鮭陽姓也
音胡佳反

是時

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
 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

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

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

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

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賻，恩寵篤密焉。又賜冢

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

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

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

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

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

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

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

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

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

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

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
 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
 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
 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
 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經緯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之文也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熱也言深文之吏入人

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

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官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

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曰閥積功曰閱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

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光武

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

臣聞政化之十，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

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百官志：尚書之選，

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

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

有名者，雖進退辭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鑿嗇夫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祭

能對虎圈嗇夫。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

帝曰：善。遂不拜嗇夫為上林令。深思絳侯本誨之

功也。木質也。訥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少人好為姦利。今者務

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

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

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

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

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

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五曰艾不可復

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

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

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

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

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生

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

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與令有高名平與縣名汝南郡故

在今豫州汝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

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

秀留音豹曰大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

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

督亂也謂禮不引之貌也眩音縣督音亡邁反

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

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其陵陳二縣令

其陵故城在今具州清河縣西非陳屬梁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

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

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

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

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

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

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實

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

周解怨謗白帝絕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詔書東海王疆四代孫

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為

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驕恣亂

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耻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

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

太守霸為淮平大尹。

也。願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意政多迹。

應明理指，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